

懷

舊

南宮博

人與土地的聯系，據說是農業社會的情感，世世代代傳下來，即使不是農民或者地主，也染上了這份感情，人們稱之為鄉土感情。鄉土感情的原始形態如何，我想亦不必去考究，但在人事的發展中，鄉土情感所收容的東西便越來越多。舊地、舊人、舊事，當移轉之後，便有所思念。有些人稱此為「懷舊」，但我個人把「懷舊」歸併入於鄉土情感中，這樣是化繁為簡的理由極為單純，因為我自幼至長都在流移中，桑梓或江湖已渾渾然不能自分，本國與外國，也同樣無從限界，再說，我無論在甚麼地方，都沒尺寸之土，「鄉」似乎該和「土」相結合的，既無土，又何可言鄉？這思維是屬於地主階級的，但我覺得沒有土地的人一樣會具有，譬如我租賃一所屋，當搬走之時，會四處看看，有時依依，有時縱不依依，但又記得，記得便是有情。

我常常會記得住過一夜的地方——自然是較為特出一些的地方，許多年以前，我在江西省的永新縣鄉下，在殘年時步行入城，途中大雪，不能再走了，寄宿在一個村家，我住在樓上，床上無褥，墊的是一張竹席，有一條棉花被，很厚，又很硬，我猜測這條被可能用了二十年。總之，我着了衣服，蓋這條被，依然因畏寒而抖顫，

自然睡不着。不久，這一家的老人（那時的我太年輕，對老人的印象，無法再憶年齡，算是六十歲上下吧）進來看我，他和我說了一些話，方言，我大約能懂二成，如果是當地年輕的知識份子說方言，我可以懂六七成，但那一位是老年農民，大約沒有讀過書的，這無關重要，重要的是這位老人去而復來，抱了一床被，為我墊在竹席上，命我再睡，我感到那一床硬的棉花被是暖的，終於我因此而睡着了。次晨，我得知那一床被是老人自己的，為之感激，甚至流淚。曾經作了一首舊體詩，但作詩之時已在路上。

祇有那樣一夜，但在我記憶中却歷久不磨，我已不記得那位老人的姓名，但地名寫在詩中，至今記得：一個村名梅店，一個村名緯郎，我投宿的村，名竹宅。同時也記得，那些村屋的牆上還殘留有標語，內容，如「靖衛軍××分田」，「打倒A B團」等，大致如此，該是共產黨的蘇維埃區時代的遺留。

此外，無法忘記的是：我離開的那天正是冬至日上午，我是從鄉下入城過冬至節的。

可能自童年時得自家中傳予的觀念，在節氣中，冬至節被看得很重，我記得在十歲以前聽家中的人說過：「冬至大如年」，印象便深刻了。

。後來，讀書較多，旁涉也較多，發現古代的詩人在冬至節會作詩應景，數量似乎比應清明、端午、中秋者還多些。

上面所記的一則在江西永新縣的故事，是在今（壬子）年的冬至日想起的，而所以想起，和詩有關。

我不是職業詩人，但有時也會作幾首詩自我發洩或稱自我欣賞，且亦有送出去發表的，但並不自珍，寫過就算，以前自恃記憶力強，韻文又容易記，所以失掉了稿也略不為意，但歷時既久，積詩漸多，終於也記不得了。

但我知道我在很早的時候，就在冬至之夜寫過詩，在永新那次途中作的不能算，如今能記得與尚保存的是在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），中國陰曆甲申，這年的陰曆年在陽曆次年的二月，那是由於甲申年有一個閏月之故。因此，冬至節在陽曆一九四四年的一月份，而我，由湘桂黔大逃亡而到達重慶——這是抗日戰爭中可惡與可詛咒的一次戰役，我們國家的軍隊除了番號第十軍的人在衡陽苦守了四十七天之外，其餘數十萬大軍，望風而逃，逃亡的速度比火車行進還要快——自然，火車因鐵路線擠塞，每天平均走不到十公里，否則，兵士們雖逃得快，也趕不上火車的。

我記得我在貴州的熄烽過陽曆的元旦，其時我有車，比之以十萬人計的步行逃難者情況好了許多，再者，身上也有些錢，到重慶時，親友亦有餽贈。

是年冬至，我在重慶的南溫泉度過的，留兩日一夜，夜住在旅館，好像是南溫泉招待所或賓館，記不得了。祇有吃飯的地方記得，「冠生園」，那是在上海就有的飯店老招牌。吃的却是廣東菜。

我有同伴，在溫泉泳池游泳，又在溪中划船，但吃過夜飯，各自歸房，我不能成寐了，可能想到了那是冬至夜，也可能是中宵寒冷與被薄之故。總之，那夜是有濃郁的鄉土情感或懷舊情感的。

我曾裹了那張薄薄的棉被而出房，倚着走廊而看冬至的夜色，這夜，分作三次寫作。作兩次小詩，一次，是寫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散文，題目為「寒夜草」，很「新文藝腔」的散文，也許還具歐化筆調。想來，因於先做了舊詩之故，自憚「墮落」，「迂腐」，再用新文藝腔來補救吧！我記得散文是最後寫的。

現在以冬至為主，且錄出甲申年冬至的詩——先作的是五首，好像在入房不久，尚未上床時寫成的，如下：

一、日出既不反，日入亦不反。又過萬重山，夜長復夜短。

二、夢來又夢去，夢覺無尋處。忽然見花開，花開是何處？

三、還將一滴淚，寫作平安字。總是遠行人，無家度冬至。

四、暮待鳥歸林，長吟復短吟。吾心之憂矣，憂愁如海深。

五、相隔千萬里，山高又水長。願為飛黃鵠，一條反故鄉。

這是一組，後來包裹了一張被出去看夜景，再作了兩首題為「至夜宿南溫泉」：

一、溫泉當子夜，薄被不成眠。獨立倚欄望，寒星耀遠天。

二、月照九州白，心隨大鳥飛。摩挲慈母線，低首對寒衣。

在此之前，可能也做過冬至詩，散失遺忘，不欲再搜尋或去苦記了，即以此七首詩作為我寫冬至詩為起點，亦無不可，且亦有特殊紀念，是歲甲申，恰好是明朝那個崇禎皇帝上吊死亡，李自成佔北京，大部份史家列此為明亡，足三百年。由於崇禎上吊死的那年，甲子紀年，也是甲申。有此瓜葛，記憶起來，就較為方便。

這以後，好像有多年不曾在冬至之日作詩，實在，在重慶住到勝利時，把作舊體詩的功夫忘得乾乾淨淨。此道本為業餘，忘掉也是應該。不過間中也有寫過，那是在勝利離開重慶之際，有詩、有詞、有曲——大約寫不成詩，填詞；填不成詞，作曲。而所以如此，為了應酬。

今年冬至節，我夜坐看書作文，忽然浮想及往事，也就是那一種鄉土底或懷舊的情感吧，寫

出了兩首七律。題目是：「壬子至夜又以辛卯感時懷事」。

殘陽盪耀海滔然，廣宇迴風激戾烟。
澤國雞蟲爭以下（印支及東南亞），漢廷薪釜絕乎憐。
地由懷古傷陳迹，人到思親悚暮年。此夜但將杯酒灑，情和淚奠山川。

二

聞道南亞烈燄然，交遊幾輩貌凌煙？
城門玉石驕吳起（越故總統琰死國時故事也，倏已十年。陳氏彌喪其女麗水，亦四載矣），荆棘銅駝念小憐（諾羅敦朝公主）。屈指暗驚隆興替，回頭猛省日和年。
中華浪子涓公水，舊憾新愁共一川。

這兩首詩附帶着一些故事，寫作舊體詩，自己知道，別人則不易了。加了兩條注，祇是提一個範圍，故事關連着旁人，不欲去說它了。可以在此說說的是：題目上「又用辛卯」，

那是自己的本事。也是來到香港之後的故事。

辛卯，是民國四十年（一九五二），倏忽二十多年了，其時，我和友人開了一家餐所，詩人朋友要我請吃一餐冬至夜飯。既開了飯店，自是義不容辭的。於是，在冬至前夕設宴，席間忽然「心血來潮」，即席作了一首七律——我很少有

如此勇敢的行爲，那天，可能飲了一些酒，忘掉自己作詩差勁，率爾寫出：

把臂尊前意惘然，幾人圖畫上凌煙。
殘山剩水神龍渺，說劍題襟腐鼠憐。
未死民心祈晚歲，爲凋霜鬢惜華年。
茫茫閱劫知來日，收拾閒情付逝川。

那天預宴的朋友，看了我的詩，即時次韻爲和，第一位交出和作者爲鄭天健，鄭氏後來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任中國古典文學教授。其先，於抗戰時，他和我在長沙第九戰區時相熟。後來，作過廣東中山縣的縣太爺一任，大約在共產黨到達時，掛印而走的吧！依次和作的有已故著名的詩人，易君左。再爲現時在臺北任教的劉太希，友人，也是飯館的老板張惠康（佐良，筆名西廂）。此外，有兩位是法律界的朋友，一是何鴻宗，一是黃繩曾，是否有故友李景康與李建豐在座，則記不得了。但他們二人都有和作。

總之，飯未吃完，他們都交上了次韻之作，我乃再用原韻，作了一首爲殿：

人事天心兩渺然，微陽候炭共青烟。
民貧坊曲眞無賴，世亂絃歌劇可憐。
詎有騷騷馳遠道，聊從錦瑟數流年。
澆愁斗酒關干外，滄海無聲匯百川。

那時，流離香港未久，心情上都不免於蕭瑟。自然，瞻望未來，一片昏茫。而那年的香港，市場也蕭條。繁榮之日，尚未到來。我們開設在皇后道中，佔地面積很大的飯館，夜間根本沒有生意。白桌布數十席桌，整齊清潔，難得有一二

桌有人在。終於關門了。

但這首「然、川」韻的冬至時，對我却成了一條拉繫記憶的線，到冬至時，記得，便會次韻而作一二首。

一九五二年（壬辰）我旅外（在日本），不曾次作。一九五三（癸巳）冬至，作了三首辛卯韻一首：

絲筆江湖一點然，增城萬里接烽煙。
陽回燕子春無恙，寒雪春令晚更憐。
海角衣冠思往日，高樓華髮悼今年，
清吟遙夜豪情減，結束鉛華送逝川。

這首詩思念我的弟弟們，也記錄下在剛到香港時的一個集會，所謂「海角衣冠」，是當時一羣國內時代顯達們流亡香港時結的一個詩社，發起和東道主爲以前做過江西省主席歷十年，最後任東北行轅主任的熊式輝；其他民國政府的顯達有做過貴州省主席、大公报創辦人之一的吳鼎昌；被人稱爲「豪門之叔」的前政府主計長陳其采（陳氏爲果夫夫兄弟之叔，被稱爲「豪叔」，其實一點也不豪，平居淡泊，那時住在建華街。年紀雖然大了，但步行乘電車入市爲常，我和他曾數到荷李活道去買便宜的「古董」，我還記得荷李活道的囉囉街，其時有一些出自前廣州市長歐陽駒（？）家中舊物，陳其采先生刻過一方圖章，是「豪叔自豪」四字。他告訴我，這是我自我解嘲，他們的家道並不富有，他也不高興被人稱爲豪門之叔，所以刊此一章云云。

此外，有現在在臺灣署任監察院院長的張維

翰，還有在浙江省做過十年民政廳長，其後在臺北任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，又有出身於侍從室的陳方。尚有些政治人物預會，不贅述。我不知道怎麼會參加進去的，不過如我一樣的平民，尚有易君左，鄭天健。易鄭二人，以前雖也做過官，但不能入顯達流的。此外有一位香港政府的退休了的高級教育官李景康，也可以列入平民類。但那時相叙，完全不及政治，所以相處亦頗融融，散後乃有所懷念。

一九五四（甲午）年冬至，有四首前韻之作：

燈海樓頭感寂然，黃昏獨看萬家煙。
長空歸鳥輕相慰，「僻野孤腹漫自憐」。
。河上傳經窮日月，陽阿低唱送芳年。
微聞灰管迴天地，柳眼陳陳隔百川。

這詩，也是懷舊的感傷情調。其後幾年的冬至，我也作過前韻詩，現在找不到，也記不得。其中有一年，作了兩首。此時但記得其中一首最後兩句，爲：「南朝綺羅三千寺，杯渡緣何涉百川？」（杯渡禪師於南北朝時，自中土駐錫九龍青山寺。）

一九六一年的前韻詩，我找出來了。題目爲：「辛丑至夜書懷——八疊辛卯原韻」：

憂患頻仍轉泰然，寒灰燼府動炎煙。
范蠡轉徙徒懸想，王霸妻兒不自憐。
擲地文章輕勒石，彌天兵火換流年。
狂禽鬼窟猶歌舞，一嘯扶搖挽逝川。

此詩稱八疊，現在失却的有五、六、七三首。而在一九六一年歲暮時，個人的心情可能轉為平定一些，流離歲月既久，江湖自然而然地成為桑梓了。

一九六二和六三，可能沒有寫。六四年（甲辰），又有一首疊韻之作，以現存而言，當是九疊辛卯原韻了：

野火平陵見燎然，西陲原爆蔽雲烟。
田橫附海嗟同命，張儉望門漫可憐。
要與紅桃爭一日，豈共寒竹守殘年。

吾兒吾女新生代，繼往開來送逝川。

這一年，當是中共自製原子彈試爆之時，雖然我是共產主義的異端，但對於一個最先發明火藥的民族，長期買外國軍火打內戰到能自製原子彈，總有感觸的，自然也會有自傷的。可能亦因此，這年的意緒是寄望於下一代了。

此年之後，存詩之稿零亂，找不到冬至次韻作。但戊申（一九六八）寫了四首，是「次嶺外友人重九見懷詩原韻却寄並呈幼樁先生美國。」（幼樁為李璜之字）時我獨居於臺北，夜闌人寂，聽美軍電台的特別勞軍節目（耶誕期），寫出了下面四詩，那算是我的冬至詩的又一格，但情調亦差不多，姑錄出：

伴將狂恣抑悲辛，後渡永嘉介信親。
拳石曾承三疊浪，廻風屢激五陵塵。
陽山采食蒙殊遇，滄海浮家詫夙因。
至夜戊年人獨守，冥思歸路夢嶢峴。
歲除丙午哀吾姊，丁末年殘喪母時。

亂世悼心千劫在，惘生枯淚幾回遺。
山川酷毒原無據，習性因循信有之。
木落空桑遊子慮，秦關親舊夜何其？
（我的姊夫為共黨公案所殺，姊姊亦被鬪改造。上高處工作跌下傷頭，稍後死去。故用「哀字」。）

莫謂無雙國士標，勃平相業效前朝。
風滔七海催鼙鼓，雲繞神堦護舞韶。
不禮寒山嫌峻急，頗矜小杜解蕭條。
樂行苦住隨緣耳，來歲相期八月槁。
（每讀寒山詩，至「未必長如此，芙蓉不耐寒」句，為之太息掩卷）

危城感報竭聞才，接席裁桑豈自媒。
涉世宏文成獨喻，殘年飽飯籍嗟來。
形天志意雄難奪，白傅情懷老易摧。
莫笑當時飛去急，驚弓弱翅懾風雷。

這一年的個人心情極為不好，各地的朋友頗多關懷，因此而次韻旁人，把自己習用的冬至次韻作詩中斷了。

民國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）冬至，我於病中。時在香港，先是去新界看了一次農業展覽會，次日染流行性感冒。其後體熱不退，住進養和醫院約十日。出院之次日，好像是耶誕後二日，曾乘了船，應董浩雲先生之約，偕妻兒至一艘大船上午餐。後來，又到他的香島小築閒談些時，董氏為我們拍了幾幀照片，我在照片後面寫下幾行，因此記得。那場流行性感冒，對我的身體傷害很

厲害，差不多有一年才轉好。但一九七〇年的我，拖着一個弱不禁風的身體，到處遊走，在東南亞各地流蕩。七〇年（庚戌）冬至，大約不曾作詩。一九七一年，我依然在流走各地中，身體也依然欠佳，曾至幾個地方求醫。這年的冬至，好像在捉蛇和玩蛇中過去。疊辛卯冬至韻作詩，那後到我生日那天，因為那天家中宴客，客散時，不知怎樣想到「冬至」的詩韻，便湊了兩首。題目為「辛亥初度」，但用的是「然川」韻，也可將之附入了，如下：

余辛亥生辰，逢大寒節氣，炎鳥陽和，暖如仲春。中夜客去，對燈獨坐。浮想連翩，不能自寂。乃依辛卯至夜詩原韻，湊成二律，聊以自遣。

遲歸自釋客譁然，痴絕停車待暮煙。
辛亥稱觴歡寓譚，丙丁度厄笑猶憐。
應同吳質難多病，恨比江淹未損年。
欲乞羲和延日月，好憑重見舊山川。
（歲逢丙午、丁未，有稱紅羊劫者。前人有「丙丁昆鑑」一書之作，其實妄也，然亦合於漢儒與方士揉合之學，能宿命亦殊可喜。本紀，丙丁之歲，適有亂事，余舉家流徙。）
客散宵深頗忼然，孤燈枯坐伴茶煙。
試從識性屏非想，終覺違心太可憐。
五十絃翻華艷夢，百千劫送亂離年。
腸迴第六思親別，味旦神興叱逝川。